

瑞金縣志卷之七

文章類

文翰藝也而道亦寓焉自道術歸文字之後
記述不可勝窮於風化殊無所補文之病也
瑞金前後所錄詩文頗繁愚固不知為工為
拙但於邑治有關者錄之式昭文獻志文章

序記

譙樓記

曾仕魯縣知

瑞金為贛路之支邑地介閩粵之陬在唐曰象湖
鎮乾符間為瑞金監天祐間始改為縣至正癸巳

瑞金縣志卷之七

八

春官宇民廬燬于閩寇後六年重治公宇未及訖
功復值兵革歲庚子廬陵文中自中書省屬未為
宰念茲邑瘡痍扶衰剔蠹與民休息踰年政化大
行凡公宇之未完者俱以脩復乃諭於衆曰夫譙
樓者所以謹時刻嚴鼓角而警晨昏也兵亂以來
寓諸西城樓非所以示民觀聽也時僚佐合辭贊
曰今境內幸安民力稍舒是後寧可後乎於是採
於山材取足焉斲於岡石取克焉陶者甃梓者進
遂即舊址去懸廳十有八步中為樓三間旁為翼
屋左右兩間中為儀門崇尺三十有一深如崇之

度而廣倍之跋翼翬飛闌拒回遶隱然可觀以是
歲四月授工至六月吉柱石梁舉竣事則秋八月
明年夏五月文君被命從事省府其冬平章光祿
公壬田師旋念民之見思於君復命任其邑又明
年春君視事之暇顧瞻斯樓若未完美乃飾以丹
青刊會昌郡守朱戾所書瑞金縣扁揭於上致壺
箭鍾鼓克其中遠邇興瞻允稱邑大夫之治行想
夫登樓而望焉浮圖老氏之宮列峙乎前龍霧銅
鉢諸嶂疊映于後隘山閩嶠蟠亘其左綿貢之水
循城而西商賈貿遷舟楫上下咸在其目此其勝
際也雖然豈直為觀美登覽者哉蓋百里之地有
民人杜稷之寄出租稅以供公上地當邊要有重
兵更駐供給之繁君受事而奉法約簡而愛民使
之以時俾遂其生息休養無愆陽苦滂之虞和氣
斯應災厲不生故於是役不數月而告成君以予
嘗作邑於此今老而寓諸其境屬文記其實不得
辭乃為次第其事俾刻諸樓下後之來者覩締構
之始則思脩築之勤詢前政之良則思繼承之美
匪特為斯民之幸又為朝家之所賴也

古二千石行部察吏必有止宿之所今之府館是也夫以千里之地統於守佐於貳弼於推而贊於幕簿書期會必以程官吏廉貪必以察民生之休戚風俗之厚薄皆在所當知欲坐而理得乎况長山荒谷在賴惟多邑雖隸郡動遠數百里非中州郡縣朝令夕至可比也瑞金地接閩汀在屬邑最稱僻遠前此守佐行部皆寓僧舍歲壬辰貳守河南程君乃闢廢郵故址且購民地肇創之其地東西袤七丈南北延十一丈其居前廳事後燕寢門廡庖滷以次而有堂前後以間計者六廡以間計

者十二門如堂之半始事於某月至某月告成相其事者邑令五羊鄭君翼前後以行部至者得攸芋焉可謂能知所當務者矣君今以九載秩滿去姑蘇顧君鏞來為是縣詢諸故老知為創於程君前後顧瞻嘖嘖歎賞以是役之成良非易事不嗣而葺吾之責也乃於政治之餘料檢在公餘費就其幾隳者修之不足者補之益踈漏以陶瓦飾垣墉以黜聖復慮後人或昧其所自也遂走書請予為託嗟夫程君何為而得此於人哉傳稱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民以為厲己先儒亦謂凡有興作

當順民心不然則怨讟興矣程君何為而得此於人哉蓋君為性質直剛方不激不詭而遇事明決故言出而人信之是役也費皆出於贖刑禮觀工則僦於閑民轉移民但見其成而不見裒取役使之及已此其所以來人之去思而啓顧君之歆慕也王黃州記竹樓嘗歎其數年之間奔走不暇而以嗣葺望於後人在程君則誠然矣而顧君方以牛刀試小邑使他日或以九載陟明或以不次遷擢則為後人者寧不思程君之剗始而同顧君之用心哉庸記以俟

重建羅溪橋記

趙可與監運使

距瑞金之西南可五里有羅溪者蓋源於閩廣界山之麓逶迤會諸流至是始大畔岸沃壤灌溉籍焉橫溪為周道自瑞而會昌而雩而贛無弗由者其為要津可知矣溪故有橋元人遺之也國朝至正統間傾圮無存矣鄉達李君崇躍慨然有志於舉廢乃謀諸衆義捐金鳩工駕梁環甃蓋閱歲而橋成焉落成之日邑之長若貳鬻官之師若弟子耆英俊秀冠蓋咸集李君置酒張樂飛觴劇譚陶陶如也青石子時從賓列有以記相屬者乃不辭而

為之言曰美以羅溪之橋瑞人之大觀也夫瑞縈
綿江而都羅溪第一派也金鰲駕雲玉竦浮空清
飈披拂鳴湍間響萬畦漾綠四山獻翠指顧之間
應接不暇斯固一方之勝槩而衆賓之所樂矣然
而交衢之津利用無窮歲時代錯觀感寧有既乎
想夫冬風栗烈春雨綿延疑冰孤聽洪疇蛟戰朝
涉膚裂馮河命賤登斯橋者則有溱洧懷恩汨羅
興悲者矣若夫夏月流金秋陽爍石二毛病畦四
牡于役荷重神憊倦徒汗血登斯橋者則有浴沂
詠歸南薰解悒者矣夫天地之間惠愛為大苟有
益於鄉井即無負於

國家李君仕不受祿歸善其鄉今又成不刊之績如
此將見其惠其愛雖與此溪此橋世世焉可也工
始於嘉靖丙申之冬而竣事於次年戊戌之夏蓋
為洞而疏流者五為屋而覆橋者十九為費而給
役者餘伍百金矣匠事甫畢題其額曰羅溪橋李
君因以為號志其志也是為記

鼎建縣治記

廖廷臣教

瑞金縣去郡三百八十里路分閩粵闐闐輻輳亦
一都會也舊治沿革誌足考歲月侵尋以土固頽

過如是而已念之足以成忽之足以敗他日名
循良政善公平民歸樂利動天下之公議來廟堂
之嘉稱曰某瑞金也得非斯舉之濫觴乎工初合
適東莞陳侯越來蒞遂協其尉三山孫君紀贊而
成之上於公喜命廷臣為記竊念公初按臨當寧
藩之變亂丁草寇之初彌斯民瘡疾呻吟在口不
二三年而民有餘力官有餘財百廢俱興若此類
者不特瑞金仁人之利於時於民於天下厥勛放
哉侯太阿初露於與更始思之又思務副公心有
光斯治侯其勛之庶幾無負也謹記

增脩城垣記

羅璟
馬洗

玄默困敗之歲春仲余道贛入閩至瑞金山峻水
窮舍舟遵陸顧視城垣整飭維新時縣缺令訓導
陳旋進曰此城之脩經始已久賴兵備憲副張公
力始克落成茲幸使車賁臨敢徼惠一言昭示久
遠遂奉書請意甚懇懇辭之不獲至閩臺考課之
暇乃閱其顛末而記之曰瑞金為贛屬邑東行二
十里踰大隘嶺即閩境萬山連亘人跡稀闊其深
阻處奸民蔽為盜區出沒為患瑞金屢被其毒邑
故有城卑隘傾圯盜蓋蔑視之成化丁未郡盜鴟

張獸嗥山谷間出而攻犯城邑為害滋甚江西鎮
守巡按三司重臣相率調兵勦捕以授其根株民
始獲安於是瑞邑士民耆老咸以舊城隘圯之狀
來告諸公會議奏 聞命下藩臬推大叅張公琳
憲副莊公恭按臨經度展城基視舊增三之一會
縣集田糧以石計一千五百有奇每石徵白金一
兩為脩築之費不足逾 朝廷用巡撫都憲李公
昂言援擢張公璉為江西按察司憲副 賜璽書
俾兵備于贛旌麾戾止號令嚴肅霆震風行百廢
具舉民安堵而盜滅踪行部抵瑞金睹城垣之未

就進郡守周君鳳同知董序諭之又為區畫白金
近千兩委推官張璣訓導陳璇守禦千戶李宣率
縣之義官楊叔莊廖丕緒危孟紀鍾儀溪等督工
營脩各竭心力公尔亡私凡幾月而為城垣四百
餘丈城門四城樓城舖若干間整飭完固足以消
暴戾之邪心安旄倪之居止四民欣欣有所恃賴
落成於弘治辛亥孟春月甲子嗚呼城所以禦暴
而安民者也城隘且圯與無城同今則寬廣而完
固矣然必為政者之賢能賦役均獄訟平禁令嚴
惠愛行無橫斂誅求之擾有發奸摘伏之明導之

以誠信諭之以忠義使吾民知患難相卹隣保相
助之道則什什伍伍意氣相孚隱然無形之城矣
以有形之城合無形之城峙然一方何堅如之何
虞乎外寇之至也矧江西之嶺北福建之漳南二
道相隣今各有兵備戒飭防範詳盡周密寇亦無
自興矣瑞金于是可求無虞惟寄斯城者其留意
焉遂書之以紀歲月

重脩浮航記

傅萬起居

贛之屬邑十皆邊大溪為治所凡征賦之於府與
士民公私有事於邑者陸則泥於洪流筏則患於
湍激故為政者恒以徒杠輿梁為先務瑞金在諸
邑中最僻東在閩汀犬牙相接南入潮海環抱中
綿水合山谷諸水蜿蜒南下駝注章貢舊以浮航
跨其上以便往來以邑事辦集常如期上下安之
元至正癸巳流賊犯邑官宇民廬悉燬之浮航亦
乃煨燼

皇明洪武建元之二年神武之勲告成安民之治畢
舉邑令劉君德中登覽城樓俯仰山川喟然嘆曰
忝官於斯浮航故址幸未盡沒而多事勿克以即
復今民既知方相勸於義倡之之責獨不在於予

歟乃捐俸以先而邑人謝受等俱樂致助率衆相
工始夏迄秋因舊址南北累石為崖衝布巨木而
屬之溪引為浮航航上倍加之板以通車馬建亭
三間於南城下俾憩息者有所規制弘備行者
由之若馳周道不知其有水之越也落成使來汀
屬記以昭後人辭不獲曰昔予讀洛陽名園記至
園囿之興廢關時治之盛衰未嘗不置卷而嘆以
為觀政之法今觀瑞金一浮航之修整而治亂能
否之跡有以信前言之不誣夫航之利廣故其費
亦廣然非餘力莫能具也今之有司補葺罅漏之
不暇奚有極於此耶非

聖代知人安民之兩盡固無復承平之舊觀非君之
敏而孚信又何以致衆弗告勞而民受其利也哉
君之視邑事如家事知無不為後之蒞茲土者尚
懷其人而不忘其所葺則斯航之利與君之德豈
有窮乎

東山寺謝雨文

王守仁

都御史

曰邇者自閩旋師道經瑞金以旱魃之為災農不
獲種輒乞靈于大和尚期以七日內必降大雨以
蘇民困行至雩都而雨作計期尚在七日之內大

和尚亦庶幾有靈矣敬遣瑞金縣署印主簿孫鑑具香燭果餅代致謝意惟默垂鑒佑以陰隲瑞金之民

閱武臺記

楊祐僉事

瑞金贛下邑也其地負山阻水無城郭之固而為甌越交廣銅鹽販道所出入民數苦盜嘉靖戊戌龍江王子以司徒即令邑之三月嘆曰嗟是非養民先務哉迺計民居連伍之又遴其民之籍于兵者教以攻作擊刺之法三五較閱盜聞戒不入境民迺寧又一年王子相舊閱武臺卑隘且在邑北

為坎坎之義為陷迺改作於邑南南為離離麗也民麗於土以養生養之時義大矣王子暇日輒往閱之申教以孝弟忠信之道民迺丕變既三年道不拾遺王子遷東平守且去矣至錢塘謂楊子曰子雅之不穀治瑞金舊令之政不告新今後其謂何願為文記諸石楊子嗟咨嘆息已迺言曰我

高皇帝草昧建國因民為兵于時民無養兵之費神帛既定始酌郡縣立衛所犬牙聯絡以固疆理于時民出食以給兵兵出力以衛民民始養兵矣然時兵政詳密又當瘡痍初起人思休息四方晏然

聖化所被遐哉迺乎正統中泰極而否兵政廢廢
戎狄外侵盜賊內作議者始請籍民為兵然非經
國久遠之策也既賴以宣力邊圉保障郡國沿襲
百有餘年莫之釐正則是民既出其食以養兵之
又復出其力以自衛夫建國之意矣長民者復且
日月輸役之嗚呼厲哉王子迺能奮然儔伍之中
因民以自養其規摹宏遠矣後之登斯臺者尚鑒
之哉王子名鉉字公儀閩人嘉靖上辰進士

重脩城隍廟記

歐陽德為隍
寺神

明稱秩百祀府州縣祀城隍神與雲雨風雷同壇位

重脩城隍廟記

十一

山川神下又建廟設祝禱饗祭禮必之焉史始至
齋三日祠以少牢矢厥辭而後臨民視事月朔望
僚屬耆民盥饗肅拜退而聽治歲索饗郡屬神攝
召鎮控為主重矣而廟之崇嚴係乎吏吏或此跡
玩瑇弗問或務侈哆飭飾暴才羨厲人事神神弗
休享惟賢者用德是故誕作神主瑞金或隍廟在
縣治西舊靡記莫知所創卑下湫隘陋甚數葺率
襲舊為功莫或改

明興餘百七十年令前後無慮數十人泚此者奚鮮
哉嘉靖戊戌龍江王君自民部郎左官茲邑祠神

而誓動色興嘆令與神表裏陰陽祐助下民者
廟若是顧弗若令之堂爽闔宏靚故足以重威肅
政神道則有以異乎時方理敝蘇瘼緩弗即圖明
年季夏惠信通浹人士協和爰始命耆民楊孟雅
危萬運李茂通鍾文重營財鳩工庀徒揆日培卑
為高闢隘而廣崇棟邃宇桓楹榭楠周垣重門噲
噲噉噉枚枚如也時維秋仲刑牲瀝酒與衆落成
士庶駭觀疑昔無廟神若飛動有風颯然君自始
暨今日乾夕惕進致其虔如將質之退平其政如
或鑒之策殄劇寇計禽大猾咸逢機邁會觸獲投

羅若啓若翼若奪其魄頰歲山水暴漲稼不為災
蝗旱疫厲匪驅而除冥感昭格厥類惟彰於是校
士鄉耆合口言曰棄祀覆殷庶祀興周不虛哉夫
寅恭迓祥愒慢邁凶其孰能遠之抑敬神勤民相
因慢神虐民相因是故帝臨無二神格靡數君子
未有不如此而能興道致治者弗記後曷示矣乃
相率徵文鑄之石問財費所出相視莫對蓋民覩
其成不知其反於是乎可以觀政後之君子愛人
敬事鬼神其依而玩而祿而侈而飾別將奚賴焉
廟規制工役實同新創然基仍其故故曰重脩龍

江名欽字公儀閩人舉嘉靖壬辰進士今茲三稔
擢知東平州名位將日進云

開先堂記

劉汝楠提學

同年王子公儀為瑞金作鄉校以教學子而學子
斌斌然知廣厲學官之跡矣校成王子登其堂詔
諸生授事而告之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
知使先覺覺後覺也民之生也受天地之中其知
覺完具而有殘絀者無誨也不先天以開人則後
生者何獲焉曰名堂為開先堂云屬余謝病過瑞
金與王子觀校焉諸生請義余謂君子之道譬諸

瑞金堂學堂類卷七

十四

草木其生者其天性也其有不同則土地豐瘠雨
露之養人事之不齊爾夫鄆魯之間於文學猶秦
人之耆羨炙也豈天之降才獨殊哉其所漸則爾
也君子之道熟先近焉孰後遠焉區而別之其致
在人夫亦反其初而已初者性之成吉之先至者
也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清明在
躬氣志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先天而天弗違
也開在我也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後天
而奉天時也開在物也在我之謂神在物之謂化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蓋神明之

道存乎其人爾夫今之守令民之師帥斯覺斯民
有造有德所與運神致化之大端也苟殘絀無誨
民斯為後矣爾多士涵濡 國恩遭賢師帥以朝
夕遊息於是堂心安而學君業群而體遂其開而
先夫必有所漸者矣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言
物致之有豫也爾多士行將作時霖雨哉其尚毋
媿爾山川於是諸士蹶然而起負墻而立請志余
言以無忘大人之澤

創建鄉校碑

劉節刑部侍郎

瑞金縣顛屬邑也壤沃民麗士知進取與諸邑齒

顧文教莫振賢科弗興 國初建學以來百七十
年鮮以雋茂登薦論者少之嘉靖戊戌閩王公儀
氏起進士自留都地官主事左遷來令首以興賢
育才為己任進諸生課試之規陳程計勸勤激惰
士始駸駸向風比及三年歲庚子大北王令典職
棘闈與較閱文士反乃進邑父老告之曰江右文
獻邦也豪傑彙興其文盛其學粹矣若固江右民
也若子弟非江右士乎父弗振起疇責哉父老聽
而白曰生弗知教養弗知方寡陋罪也惟公勗之
王令乃進之曰吾將卜地構堂宇群聚之擇賢師

教誨之穀粟真籩之以大振厲作興之俾咸率有成哉諸父老稽首謝王令乃備述公牒請于督府中丞李公巡撫中丞王公巡按侍御謝公督學臬副蘇公兵備臬副孫公咸報曰可乃以某月某日經始其事簡耆民楊孟雅危湧鍾文重劉贊岳督之比某月某日告成中為堂左右為舍前為門後為室庖厨井汲咸備而垣週之榜曰鄉校嚴密鞏邃高廣虛明奐如也可以教矣茲歲春正月王令公役至庾謂予嘗聞學政徵言樹碑以紀成事予不敏喜而嘆曰王令可謂今之公孫僑矣謹書為

多士勗系之以詩詩曰粵惟

皇明崇文右道郡邑建學以育以教百七十年賢才彙征鄉闈既擢南宮載升秀拔于民間遐僻作之振之是訓是式凡有郡邑有學有師守令之設任以提撕惟茲瑞金古虔治邑龍山蜿蜒霧障屏立秀鍾靈孕物莫可當降生庶民為俊為良賢科禮羅乃鮮入彀功隳志荒孰任其咎綽有賢侯八閩之英宏才鉅學茂振厥聲教士育才委躬自責啓迪振誘有造有德萃彼多士聿來泮宮朝斯夕斯隘若弗容侯乃經營鄉校爰作爰始爰謀爰究

爰度允厥父老詒誨既同率厥子弟趨事赴工侯
曰爾民勿瘁勿亟勿傷爾財勿困爾力市財募工
惟贖之金出納盈縮實殫厥心不曰告成枚枚翼
翼堂廡宇舍旣曼旣碩洵美多士彈冠振衣濟濟
來集惟侯依歸侯日矣止勗爾多士維廣厥業維
崇厥志爾業旣廣爾志旣崇維賢維俊維卿維公
允此訓行率自鄉校俗易風移允臻厥效齊雲崔
嵬雙峯峩我賢侯之功亘古不磨綿江湯湯龍池
活活賢侯之澤百世無竭維山則高維水則長刻
此真石於昭不忘

雲龍橋記

歐陽鐸

吏部侍郎

瑞金縣東水出長汀新樂山者曰貢水出陳石巖
龍池者曰綿水夾流而下逕南門青雲坊合繞城
如環縣治在其北市民多居南潒水潦猝至即限
隔咫尺千里况

國家簡命大臣開督府于虔東制汀漳潮惠四郡吏
民有事府下者必道瑞金故瑞金雖非赤縣而閩
廣視若門戶然二水利病蓋與邑人共之縣故有
浮舟歲久腐敗王尹鉞至改作之時亦用濟然不
可常蓋暴泛則舟不可聯以舠渡往往有濡滯沉

溺之患涸則并棄之已王子乃因衆志得請建石橋屬善民主募端人各以其意出錢若穀不預制凡得金以兩計者一千四百有奇稻以石計者一千六百有奇以庚子八月肇工請名于 臺南李公公曰人心樂從茲亦惟令賢橋界青雲坊而跨龍池我占之其竟以兆人文乎其名橋曰雲龍橋垂成王子遷去辛丑夏四月橋圯公察其有姦狀檄縣究竟以俟新令典史顧惠復相地得諸井頭其難石可用為基且去舊橋僅八十餘步於移置便諸作過人利拊履亟從事規制稍加而苟且如

故趙子勳至公命勉圖休畢敬承不敢忽忘躬往相度嘆曰近石碎而不堅甃之多罅中復實以浮沙水急則穿罅而沙潰碎石無依附則零而下墜圯固宜今必取成式參伍之使人之旁郡圖畫以來召匠氏質其宿罪而指示所從曰式準閩汀太平橋必石大而堅必墩厚而密畫之若削門之若甕一切沙石無蠹其中凡六月而橋成長三十丈闊三丈有二尺高二丈為墩者六為門者五隄南北岸縱橫其石加木馬上為亭以楹計者一百二十有八平平道周門戶四達于以指揮閩廣于尊

俎間而藩臬郡縣凡政令期會亦罔不時若其以
及於行旅者特其末焉耳春秋之法用民力必書
多事勤民罪也隱忍以致其敝猶之乎弗恤也世
蓋有緣興作為姦利者上下遂相猜疑善避者得
虛譽任責者負重謗無亦未度於事而薄於人耶
是役也臺南公曰毋廢前功則錄及乎鉞矣薛監
司畏魚戒無欲遂以久要之者也趙子壹心殫力
以忠信效上因舊致新有光于前政大道為公丘
壑間何幸一聞之乃山川之靈神司其祕至人通
神言為明徵况政教漸績與時相成公今龍驤歸
朝佐

天子霖雨天下瑞之士不有渝然若雲蒸者乎橋柱
可題趙子故善書者

雲龍橋勸名引

趙勲知縣

嘉靖壬寅秋八月雲龍橋成趙子曰民今不病涉
矣夫德以處事事在宜民故為政者莫善於以佚
道使勞而傷財者謂之虐政虐政屬民民必仇之
是役也不幾於厲民乎哉抑亦有所處焉蓋事以
義動者是謂順德以利遺者是謂宜民順德宜民
是謂佚使作斯橋也民興於義者百有餘輩或以

金或以粟或以材木厥志惟一教護孱功如篋鼈
者又秉公竭方經營稽畫規制宏訐厥功惟偉凡
茲庶後翕然景然相勸而亟成之則非止利于今
已也將以傳之于若孫者尚亦有利焉佚使之道
其庶幾矣予恐久而忘其所自也特揭一時共事
者勒名于石以示不朽云

紀前橋募戶說

前人

雲龍橋者前令龍江王子實始其事視地于南門
浮梁故址食邑民有力者而募緣之疏以千金嘉
靖庚子秋七月肇功辛丑春三月役竣未幾龍江

遷東平守去不旬日橋圯夫圯不足識也而復為
之勒名者何蓋闡幽達遺不沒人善厚之道也况
乎先後之民其趨事之志未嘗異輸財粟以畱成
績期未濟而已豈意其圯也課藝者之不精於斯
民乎何尤秉誠尚義實不可泯故於改建畢事別
樹一石追錄前功使後之人知作始之由與夫脩
復之効其義一也是又不必以成敗論

題咏

東明觀

世傳蘇東坡作

浮金最好溪南景古木樓臺畫不成天籟遠兼流

水韻雲鷺常聽步虛聲青鸞白鶴蟠空下翠草玄
芝匝地生咫尺仙都隔塵世門前車馬任縱橫

題嶺北道壁

王守仁都御史

積雨零都道朝霞喜暫晴溪流遲渡馬岡樹隱前
旌野屋多移竄窮苗尚阻兵趨迎勤父老無補愧
巡行

和韻

范輅副使

山光遙野色溪水漾春晴路險需舟楫憂多引旆
旌丹心知報國白面愧談兵明入漳南道何如稱
此行

螺石山

張聰兵備

香山下子其家遙對螺峯絕點瑕一帶凌溪流
綠水千尋楓樹染紅霞

凌溪

阮衍縣知

惟彼凌溪疏道有力澤我田疇是我民食

獎鄭禧知縣

潘希魯都御史

賓筵曾聽鹿鳴歌山郭入看試太阿百里仁風敷
德政萬家烟雨足恩波潘即種樹名偏勝宓邑調
琴政自和指日治行應第一擬承驄馬侍

寫坡

浮波煙艇

鄭信圭教諭

水國日將斜，蓼花暗洲渚。小艇走煙波，片帆掛風雨。日夕歸來，逢雲深不知處。忽聞欸歌聲，平沙起鷗鷺。

龍山擁翠

前人

屹立百尺餘，晴巖起朝旭。踴躍如龍來，獨對讀書屋。松風翻翠濤，澗泉鳴璧玉。時雨長龍孫，穿破蒼苔綠。

元日書懷

王鈇知縣

馬蹄不踐落京塵，章綬南遊六度春。蔓劇上林花，又發興多今日酒。初醇詩書自足資，吾拙山水尤能豁。性真漸喜東菴農事早，盡消金甲集疲民。

虛堂夜坐

趙勳知縣

月和寒潭浸露臺，數聲鳴鶴共徘徊。坐清老眼冰壺冷，不逐浮生紫陌隈。古樹烟消看漸遠，小桃風定夢初回。瑤琴欲語知音者，更有芳樽對月開。

陳石巖

林有年副使

筆罷綿江紀勝遊，一壺買醉石門秋。劒峯雨霽看圖畫，玉峽龍飛聽碧流。紛郁祥雲舒復卷，閭關倦鳥去還留。心勞天外水鷗在，更許諸君謾唱酬。

次韻

趙勳知縣

古壑峻嶒趁晚遊
瀟瀟簾瀑洞門秋
劔岫風掃寒嵐靜
石井雲生玉露流
幽勝自緣天籟遠
玻光應與地靈留
談玄獨負陳王夢
空有遺踪紀唱酬

陳石巖用林寒谷韻

李天祥教諭

霸先影響莫疑猜
好景堪娛我再來
絕頂仰觀金碧麗
分明人物在春臺

陳石巖用林寒谷韻

魏文謨訓導

劔峯登百丈洞口
鶴來迎仙子今何在
巖留萬古名

瑞金縣志卷之七

二十三

次韻

陳錦訓導

興亡事跡可疑猜
浪說陳王此地來
今日追陪一登眺
令人惆悵立層臺

次韻

顧惠史典

陳石幽竒莫漫猜
偷閑半日伴翁來
山靈若解驚人句
常遣寒雲護劔臺